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十七回 察陣勢漆膠吳越 中反間魚水參商

放下冠軍節節取勝不表，卻說客卿令茅游、吳洪等分往猿啼峽、烏楓嶺去後，即同龍街向雲平嶺來。離滋榮關，行過五百餘里，到思神港地方，見許多大漢毆鬥，將路都塞滿了。先是手打，後用棍棒，拚得肢傷膚損，紛紛消散。臨了，有一個穿白、一個穿皂二人，盡力不休，龍街歇下喝采道：「好鬥！」客卿問車旁觀者道：「為著何事，這樣惡鬥？」答道：「是包攬買私砂的。」客卿道：「而今猶有私砂麼？」答道：「惟其艱難，所以如此。現在諸販皆已歇業，惟臧、畢兩家霸賣。因所到砂少，爭買者多，所以採取這打鬥辦法，爭強賭勝，哪家贏就歸那家賣。」客卿道：「臧、畢不畏法麼？」低聲答道：「爾道臧、畢是誰？即係臧無忌、畢競發，他畏什麼！位據要津，所獲久利，又分饋當路，還有哪個將法繩他！」客卿道：「聞新規章，提防嚴緊，如何猶漏得出來？」答道：「猶有未備處耳。」只見兩個歇歇又鬥，客卿令龍街道：「汝可往解之。」龍街所然，取出腰間雙錘，直舞向前，將鬥者隔作兩處。大漢俱歇下，觀看錘法。龍街見他們不鬥，亦即收住，向大漢道：「目今外寇數道內侵，以二位武藝，何不出力於國家，乃在此處行這勾當！倘有失誤，豈不可惜？」回答道：「功名非不圖取，如有可進之途，不獨我等情甘執鞭隨鐙，現在數百壯士皆願效力！」龍街道：「易耳，汝可知車上坐者？」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龍街道：「春水運儲之客卿也！」互相驚道：「莫非漂來的賢人麼？」龍街道：「正是。」乃大喜道：「好也！」慌領眾人，隨龍街到車前，拜伏於地道：「不知大賢降臨，望乞原有收錄。」客卿下車扶起道：「使壯士失所，吾輩之過也。卿等姓甚名誰？」穿白的指穿皂的道：「他姓施名績，小人姓邢名貫，都係本國玉砂岡農民。」客卿道：「今我往雲平嶺視敵，汝等各有家室，如何隨去？」大伙齊聲道：「小人等家室俱屈溫飽，今幸逢客卿，木討個出身，更待何時！」客卿道：「汝等內有老病者，則不必去。茲檄玉砂岡大夫，先給每人紫貝五十枚安家，待立功之後，自有爵酬。」大伙歡謝。客卿查點，共有二百四十五名，除去七名老病，仍有二百三十八名。當日就港上住下，連夜寫清檄文，次早給不去者待往。乃帶眾人望雲平嶺來，施績、邢貫爭代龍街御車。到了餓虎關，天色已晚，歇下。

第三日早晨到雲平嶺，西庶長得報，自迎出營，攜手慰詢。客卿略為回說，便問浮金兵勢。西庶長具道其詳，客卿道：「果然勁敵！今營內有若干人馬？」西庶長道：「舊兵悉在冊籍，新收得各處敗回將士，品字城偏裨、獨鎖渡山盈、鴛鴦城信恒等、青幸城穆新等、芙蓉城何舟等，並未受傷的兵士九千餘名。」客卿道：「彼鋒已老矣，且開關試戰以探之。」西庶長道：「願客卿施運神威，以摧強敵，老夫將符印交卸，回國摧糧儲。」客卿道：「不可，處繁理劇，素性所畏，因見強敵在前，恐庶長煩勞，特來參議，聽受指揮。若以大任相強，不佞請從此辭。」西庶長道：「非係老夫避勞，實緣宿疾常發，難勝辛苦，日夕思客卿來，奈何不諒之深。」客卿道：「軍事倥傯，原非尊慈所宜，請坐此以理糧餉，不佞代辦軍事如何？」西庶長喜道：「如此，足見為國兼愛老夫矣！」令鐵柱捧上符劍軍冊。客卿道：「符劍主上所命，私交私受，均屬不妥，仍請收貯。有庶長在此，諸將心膺相通，可無庸也。」西庶長使鐵柱收回，交下軍冊，客卿展閱：

裨偏一百七十餘員，士卒九萬有餘。刷去老弱羸病，其餘令俱入教場操演。

果然兵強將勇，只有陣勢古板。乃將法授龍街，令教所需一千軍士，成後則一人傳十人，輾轉訓誨。龍街心已明白，自為領頭，諸軍亦皆練過，不甚費事，五天俱熟矣。分為四軍：名曰摧山、越海、狼頭、虎翼。合習陣法，其法一卒居中，八卒環衛；一伍居中，八伍環衛；一隊居中，八隊環衛；一部居中，八部環衛；一陣居中，八陣環衛。九陣為一軍，始於九八為伍，九伍八十一人為隊，九隊七百二十九人為部，九部六千五百六十一人為陣，九陣五萬九千零四十九人為一軍。百萬千萬，俱可積加而上，所謂多多益善也。

一伍俱九軍之形，九軍皆一伍之法，居中者為心，左右為協，前為首，後為尾，四隅為足，為翼。心主指使，協主護衛。

動則前二隅衝鋒，首主接應，後二隅主替換，尾主補空。久戰，則人方旋轉，迭為守戰；變陣，則抽餘補缺，身修者缺足，戴角者無牙，堅蹄者欠爪，鼓翼者少足，短其尾者長其項，車其翻者窄其身。

一隊內間騎士十二，八騎居八隙，四騎居四隅。戰則居後，以備衝掠襲追；行則當先，以看敵搜伏。零奇騎步，皆另為隊部，選立上士二十，中士百七人，下士一千五百，以備補換差遺。居則隅落鉤連，輻重在中；行則隊隊相引，精銳在後。大將之下，內肘齋八將居身旁輔助；外牙爪八將為八陣之主，專管相敵應機。探士與謀士相表裡，謀士窺敵國之虛實，探士瞰敵軍之隱微，另附於後軍。

大略九十六變：禽屬二十四變，獸屬二十四變，魚屬二十四變，蟲屬二十四變，互相更易，以制伏敵軍；循環交錯，千萬無窮。凡變時，禽屬用赤幡，獸屬用白旗，魚屬用青旌，蟲屬用黑幢。凡變，用炮一聲一變；至六變，用旗一面招展；七變到十二變，用旗二面招展，十三變至十八變，用旗三面招展；十九變至二十四變，用旗四面招展。其變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則以角聲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轉為變；凡魚蟲禽獸互變，則以金聲一、二、三、四為準，變定則擊鼓。凡變，先齋，次角，次牙，次爪，次翼，次尾，心定不動；以有化無，互相伸縮，頃刻而成，參差先後，無不貫串。

令龍街為陣心，使平修、邢貫為護心，使信恒、何舟為翼陣，使各有副將；其餘慕容夏奇、水正、梅先春、蔣功、陳得、何錠等數十員驍將，俱派牙爪。各處首領，凡行皆用飛龍，止皆為盤蛇。操演精熟，令鐵柱、衛仁隨金城居守，乃折雲壘石，放炮，率眾下嶺屯紮。

當下子直聞報，大喜道：「彼守則無法可攻，今彼離巢，係送路過岡也。」冠軍道：「不然，西山文武武備，昔守今戰，非得勝算，斷無輕動之理。吾甚憂之，大夫緣何反喜！」乃使軍政司具奏到老營，並檄令各城加意防備。子直道：「昔求戰不得，今得而不戰，何時過嶺，以副主上之望？」冠軍道：「我能戰之將士，皆分守於各處，本城所存無幾，新兵尚未練成，如何臨得謀定而戰的大敵？今彼下嶺而不前來，是欲致我而以逸待我也。須將兵將練精，方能言戰。此刻僅可憑城以守。」乃復往教場閱檢。

次日，島主使郎福厚持節到營監戰。冠軍迎入，郎福厚道：「主上昨聞敵舍巢穴下嶺，欲與我戰，是難得之機，將軍反請謹慎，鄭重其詞。主上不悅，言將軍養寇，特使福厚前來摧戰，敗不歸罪將軍。如或敵人退守，嶺不能過，惟將軍是咎。」子直道：「戰未必敗，何可受違君命之愆！」冠軍見島主諸人意皆欲戰，自料亦木致敗，乃點齊精壯軍士三千，飽餐，緩緩行到嶺北，叱成陣勢。

只見對面炮響角鳴，兩翼騎兵先出，往還穿梭馳驟；須臾角聲止，鼓聲作，騎兵俱退。陣已排列，前銳後闊，四角貼伏。有小校執旗走來跪下道：「奉令請將軍觀陣。」冠軍答道：「此蝕月蝦蟆也。」那校起身跑回。又有小校執旗走過，跪下道：「奉令請將軍打陣。」冠軍自思：「此陣變法，雖同仲兄仔細考較，但現在兵未教成，不可使用。」乃答道：「今且鬥將，改日鬥陣。」小校起去。

對面鼓聲復震，十餘員戰將湧出。一將提刀驟馬喊道：「狂妄強徒，可速納命！」右邊轉出驍將柏鄺，係柏彪之弟，揮刀迎上，不問姓名。鬥有五十餘合，內中一將落馬，卻係柏鄺，為信恒所斬。旁邊布惠大怒，舉錘衝來，盛進、仰青、黃華隨著齊出；浮石陣內山慈、慕容夏奇、陳德接住混戰。何舟忍不住，舉槍殺向前來，黃華慌搶上去，那方慕容夏奇從旁使槍，刺入左脅，結果性命。

冠軍知何舟武藝高強，將校無其敵手，乃策馬迎到。何舟見著，怒從心起，劈面就刺；冠軍也不在意，撥槍回過。戰有二十合，信恒視何舟槍法蓬鬆，慌舍敵將，驟至夾攻；又戰二十餘合，龍街見不鬥陣，亦掣錘馳來。冠軍力敵三將，只見邢貫使棍飛步殺到，冠軍衝出圈子，向城跑回。何舟憤怒，加鞭追上；冠軍見何舟槍鋒只在後心上下，乃勒住馬，閃轉身，槍鋒已過，舉槌掃

到，恰恰擊著何舟脊梁，受傷落馬。信恒、龍街連忙攔住格殺；邢貫棄棍，背得何舟飛跑逃回。浮石營內鳴金，諸將收兵歸陣。

冠軍亦不追趕，也收兵回城。又見小校持書，「請來日鬥陣」。冠軍批准。子直問道：「陣已習成麼？」冠軍道：「另有道理。」次早引兵出城，用十二隊，中間騎兵，排成陣勢，並不前進。嶺下軍將俱出營外，見浮金近城結陣，不去攻打，又來請進。冠軍令前鋒答道：「陣已排成，請汝主將觀看。」小校回去，只見浮石兵馬果然前來，軍中擁著巢車，冠軍料是西山在內。正擬度間，又見執旗小校走到，稟道：「奉令言此陣，名喚風雲驟雨，攻打彼此多糜將士，請更易相鬥。」冠軍答道：「既不攻打，三日後來嶺下，破汝國陣。」小校去後，即領兵入城。

子直問道：「不往打彼陣，何也？」冠軍道：「彼中大有能人，深知此陣妙理。」子直道：「既不去破，如何允之？」冠軍道：「批准鬥陣，今令其打，未為失信。明日若仍推辭，便難於措詞矣！」子直道：「三日即能打彼陣乎？」冠軍道：「至期兵應可用矣。」令金璧飛凋楊善馳回，令下教場，審視習練。

過了三日，將士俱融洽貫通了，始率到嶺下來。浮石兵馬早已齊集，仍然騎兵先出，須臾陣成，與前相似，旗旌甲冑，全色灰黃，但前愈銳，腹愈寬耳。小校執旗如前跪問，冠軍答道：「此老田父陣也。」小校起身跑回，冠軍將令字旗揮動，飛盾兵各執旗幡，向前招展。楊善使「變」，只聽鈺聲一響，角聲四轉，將士俱係皂甲皂旗，變成玄離，張開兩翼，搏向前去。只見彼陣中回聲鈺響，二面白旗招展，角音三轉，陣形移動，四足皆攢面前，旗旌盡黑，變成玄兔。楊善見陣變動，鳴鈺止住，鏡聲三響，角聲四轉，變成韓盧，昂然直衝向前。

對陣又鳴鈺，一面白旗招展，角聲六轉，旗甲盡白，變成餓虎，張牙舞爪而來。揚善鳴鈺，鏡聲一響，角聲二轉，甲旗盡青，變成青駿，昂頭擺尾而前。對陣又鳴金，用青旌招展，角音六轉，衣甲盡黃，變成飛龍，四足八翼，張須卷尾而進。楊善又鳴金，鏡聲四響，角聲六轉，變成令進，及逼近始鼓，盾與旗退後，露出神獅，直奔飛龍。兵接兵鬥，將遇將殺，惡戰多時，不分勝負。

冠軍舉槌直衝，趕向將台，兩旁百弩齊發，冠軍揮槌上下遮攔，弩箭紛紛落地。冠軍已到台前，平修、邢貫率著員勇健副將裹來，冠軍連傷三個，驍將舍死攔祝台上鳴金收兵，諸將得抽身者回陣，皆向冠軍重重纏裹。布惠等引兵殺入。冠軍恐外陣受傷，突出重圍，回顧猶有將校在內，復回布惠殺入救出；單不見布惠並上校元章，復翻身闖進。見布惠、元章相倚迎敵，身受重傷，乃揮槌擊斃數將，庇翼二校出國。再看浮石亦收兵上嶺。冠軍回城查點，折了裨將三名，親校一名蕭瑤，兵士七十七人，其餘帶傷者頗多，俱令調理，並將奪歸各屍人殮不提。

這邊客卿回嶺，西庶長迎問道：「今日好惡戰，正在爭持之際，如何鳴金，莫非召回諸將救護中軍麼？及至重重將柴督圍住，觀你往來無阻，三出三人，真可謂蓋世英勇！」客卿笑道：「那是什麼柴督，即向所言仗劍震汴梁之子郵，乃韓速二字，詐作柴督耳！」西庶長驚道：「如何認得他？」客卿道：「此陣變化，皆不佞與所考定。前日彼排風雲驟雨陣勢，心甚疑之，今不佞排田父陣，形同蝸蟻，但蝸蟻畏蛇，而田父能制蛇，彼不以蛇而用蒼鷹，疑定是彼。及變田父為老兔，彼不進擊，復變蒼鷹為神獒。不佞變老兔為餓虎，彼又變為青駿，青駿小於虎，而虎豹聞聲骨軟，非龍不足以制。不佞令變飛龍，彼知飛龍變化已盡，再變即屬諸天陣勢，可守不可攻，彼故變神獅，且行逼近，方撤遮蔽而急鬥，使我不及變更耳，已知必係子郵。及揮槌衝陣，趕奔來台，不佞認得真切。則前之辭鬥陣而鬥將，實陣尚未練成，故作此語以解嘲。今既齊全，而始來破耳。想彼必係因迫不佞，亦漂下硬水圍，定屬浮金地界，不知不佞在上國，故仕浮金耳。可喜，可喜！西庶長道：「如此英雄，豈可使在敵國？」客卿道：「彼既任事，如何肯來？待使小計，以延請之。」西庶長道：「用何妙策？」客卿道：「當與相國商量。」問龍街道：「共折傷多少將士？」龍街道：「驍將二員，裨將四十二員，士卒七百餘名，帶傷者不計數目。」客卿令龍街將所制各種丹藥調治撫恤。

西庶長道：「彼變諸陣，不用旗旌招展，排時又無騎護遮，惟有盾兵搖幡，何也？」客卿道：「彼以聲變，不以色變，惟用耳聽，比回頭觀看更覺省事。前用盾兵搖幡，使敵視不明白，用步用騎，其用同也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國家若得此人，何愁各島強梗！」客卿道：「須如此如此。庶長可有稀奇貨物？」西庶長笑道：「老夫夙昔不知。」客卿道：「今是需他之時。」西庶長道：「當向都中奏請」立刻修成表章，奏明接戰未勝之略，請藏內眾知之寶，賜下嶺關，以備使用。

發驛遞去，三日回來。西庶長請審擇合式，客卿取光珠四百顆，彩貝八百枚，並追忘石、寶光石、饑飽石、修容石各一件，溫涼蓆四條，其餘皆送回。又向西庶長道：「此事非駱先生不可。」西庶長道：「舍親正欲回都，客卿有委，彼自不辭。」使鐵柱去請。

原來駱奉命看視西庶長，現在嶺上，客卿知其心明膽壯，所以薦之。當下聞請隨到，西庶長具道其詳，駱燾頷道：「事故難推，但與齷齪鄙夫周旋，過後不知幾日嘔吐耳！」客卿道：「名士遊戲，何所不可？況於國事有濟乎！」駱燾道：「貨既有矣，更願得嚮導。」客卿呼施績道：「汝意中可有與浮金羅、鐘二大夫相熟者？」施績道：「與郎、子、羅、鐘四大夫熟者，頗有其人，其中常往來於餘、包、臧、郎、子、羅、鐘府內者，莫如周士，本屬浮金邊民，後贅在我國，凡買賣私砂者，多由彼糾合。」客卿道：「可呼前來。」施績遵令出營，帶進叩見。視其人約有四十上下年紀，客卿問道：「施績言你於兩國各大夫家事體頗熟，今使同駱大夫往浮金公幹，可能去否？」周士道：「小人雖係生長浮金，後贅浮石，與浮金便疏闊了，惟郎、子、羅、鐘四府每年必到，結算酬勞，餘者俱不親近。未知往浮金何干？」客卿道：「汝同駱大夫去便知。」周士道：「前面行不得，嶺下各要路俱有浮金兵將把守，往來之人俱要翻箱倒篋、寬衣脫裳的搜檢盤查，怕有奸細。今去必須到思神港，與販私砂的同行，方免失誤。」客卿道：「任你擇善行之。」周士又道：「幹事必須貨物，大事大貨，小事小貨，小人不管乾何事件，但願聞貨名實，庶不致虛行。」客卿道：「駱大夫已知之矣，途中細談可也。」周士退下。

駱燾令僕收拾，拜別動身，由裡行去，第三日到思神港。聽得喊道：「周士來也！」周士看時，卻係舊日同伙的，名喚金堰，答道：「我歸來也。」金堰同許多人迎上，問道：「聞說汝隨什麼人去尋官做了，為何又回？」周士道：「先逢客卿在此經過，施績、邢貫俱隨他去，我也同行。及到彼處，身閒口淡，久熬不得，糾合這馬客人，先往浮金議定，再回來辦事。」金堰問道：「這係哪家的？」周士道：「係顧庶長家，腳力比一切好些。」金堰道：「各事帶攜我們。」周士點頭道：「汝等何時回去？」金堰道：「來日動身，何不在此過宿，明早同行。」周士道：「未知客人意下如何？」駱燾道：「也罷，同伴而行，省得路上寂寞。」當晚在港歇宿。

次日五更，金堰等百餘人挑擔起行，周士等作為押後。過本國關隘，見盤查來往的亦十分嚴緊，私砂經過卻並不問。到了下濫柿河，盡行裝載，諸人復回。金堰等上船開行，向北五百里到破蝶津；轉向東南二百餘里到水蛇渡；復向西南迤邐四百餘里，到獨鎖渡。遙見兩岸營寨比上流各處更大。復向東南轉折五百餘里，到蜒蚰渡；又三百里，到鱷窟關；討過關向南三百里，出口亂流過洋，到浮金境。

進口行百五十餘里，將近西貢關，見無停泊船隻，而往來商賈歡忭。周士使金堰訪熟人道：「借問勒索鬆緊？」答道：「卻不鬆，只是該一貝，報一貝，並無苛罰，可免雜費，然亦莫想用賄私過。」金堰道：「緣何如此？」答道：「燭相國催餉在此。」金堰驚道：「相國在此，我們老大不便，今未備辦鈔貝，須行借貸。」吩咐船家泊好，即便上岸。駱燾問道：「過關如何不帶鈔？」周士道：「金堰係羅大夫伙計，俱係討過。從無人敢逆，所以未帶。今燭相國駐此催餉，管關之人不敢容情，所以要還關鈔。」駱燾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周士道：「我們所有寶貨須收藏好，免得查出，致費回答。」駱燾道：「我正忘與足下細道其詳。」乃將原故說清，令僕將珠盒貝桶捧來，又於箱中取出四卷四匣。打開卷子，指道：「此太和島溫涼蓆也，冬月臥之而溫，不知有寒，夏月臥之而涼，不知有暑。」周士看得滑澤非常，好生愛憐。再抽出匣蓋，忽然紅光滿船，審察都是四樣大小石子。駱燾取個內瑩外糙、溪卵大的白石子道：「此名修容石，產於洪岩島，凡臉皮有縐紋、顏色有斑點者，用於臉上環滾三週，則縐紋隱去，面皮光

潔，顏色潤澤，斑點全無。」指個赤黑二色，赤色晶瑩，黑色深黝、三寸圓圓的扁石子道：「此名饑飽石，產於消長島，凡饑時，以黑面貼著肚臍則飽；凡飽時，用赤面貼於肚臍則饑。」又指個寸半圓半方的紫石子道：「此名紅光石，產於烈燄島，開匣則光彩滿堂，蛇蟲逃避，污穢氣除。」又指龍眼大的赤黑石子道：「此名追忘石，產於定心島，凡事久遺忘，追想不得，握之便歷歷在目。此皆正西諸島所產，浮金素難得者。」周士贊道：「真奇寶也！但未知此處人識不識耳。」駱燾笑道：「諸般珍物，載在《寶史》，如何不知？況貪鄙之夫，晨昏念念在茲者乎！」周士道：「請收藏好，他曉得珍貴，就易辦了。」駱燾問道：「此船之載頗輕，昨日過洋，艙口猶取石壓，何不多裝玉砂？」周士道：「另有緣故，一者山河下多石塊，載重恐礙於行，二者遇著實心辦理之巡官，躲避不及，便將船底塞漏絮件取下，放水入內，頃刻淹沒，既無贓證，折本又不多，所以俱係半載。」駱燾又問道：「前見早逃挑夫，俱屬強壯，每人盡可挑百五六十斤，而僅挑七八十斤，何也？」周士道：「過關過汛，地方各處，俱有常規，其無厭者，又多率眾邀截索勒。遇著此等人，凡肩力足力強者，便一人挑二人之貨先行，空出一半手足便捷者，即用匾擔為械，以御來眾。」駱燾再欲詢問，金堰已到，催船戶開行過關。周士問道：「辦得如何？」金堰道：「正項絲毫不可少他的，俱經完納。約此次貨物，成本底子較常雖貴，猶有微利，而今各關皆須照例，抵平無利矣。」船戶開到關上，查明放過。

次日過教化關，又次日過社狸關，俱係照樣完納。社狸關百六十里，到菴思城發擔，過腰星嶺復下船。不二日到懸岩城下，早有人持柬相邀。金堰看像羅大夫的姓名，因先聞得有來議交易信息，恐到時為他家截去，故特使人迎接。駱燾收下，寫了回帖，周士先到羅府。

次日駱燾再往，多材出迎，春風滿面，讓至中堂，溫寒敘過，邀入私室，再問道：「向來只知顧庶長猖獗，等於前西，今聞周士所言，始知智略過人，昔之耿介，實周旋周僚，今之通融，為貽謀燕翼。駱先生下照，必有久遠大益之良籌。」駱燾道：「此亦非顧庶長自為，乃公子因親族眾多，歲入不敷所出，故為是耳。」多材問道：「庶長知否？」駱燾道：「事雖不知，但只有兩公子，平素又極慈愛，或者敗露，自然護庇。」

且今辦理玉砂岡大夫上士，乃沿途官弁，皆係公子深交，斷不致誤。」多材喜道：「似此方保無虞。但所云撤兵，刻下恐難應命。」駱燾讓將匣桶卷盒捧上，道：「顧公子欽仰大夫並上國郎、子、鐘三大夫，謹具不腆，請揀擇定，然後分漬。」多材視禮單各寶，喜的抓不著癢處，便想獨吞，順口道：「郎、子二大夫俱在軍前，且存舍下再送。子大夫近怨冠軍入骨，聞郎大夫因冠軍絕無禮節，心亦不喜。必欲罷戰，須共謀之。但交易事，將來不可走散。今先請鐘大夫商議。」遂將盒匣收入，卷桶在案上，使家人去請。

片時報道：「鐘大夫到。」多材迎出，道清來由。再引與駱燾相見。受祿道：「聞上國東鄙城郭險要，皆為韓冠軍所取，再破雲平嶺，便入黃雲城矣。今先生之來，意在撤兵，交易未必可成。」駱燾道：「前因諸將無能，並非冠軍力攻所得。至於雲平嶺，西庶長佈置得宜，上國數攻，徒傷士卒。今客卿到來，諸事益備，不久邊城自復，何得固執已往，而輕視下國無材？且欲撤兵，實是營私，並非為公。」受祿道：「何為營私非為公？」駱燾道：「兵結則防範愈嚴，糜費繁多，即便破雲平嶺，得玉砂岡而論，利俱歸國，誰得而營之？故曰撤兵非為公也。」多材指案上卷桶道：「顧公子猶厚賜足下與郎、子二大夫暨弟，請斟酌收否？」受祿起身展視道：「非太和席麼？」多材道：「真溫涼蓆也！」受祿喜道：「彩貝不奇，此席非相府安得有哉？」與多材道：「溫涼蓆產於太和島，太和席即溫涼蓆。往歲上國曾遺寡君，不佞獲見。此蓆草以中峰產者為最，今實中峰所產。」多材道：「安得而知其產於中峰？」受祿道：「他峰產者，止有四稜，惟中峰者八稜，長臥能免風寒暑濕，壯骨強筋。」多材亦喜道：「足見公子不輕遠人。」受祿道：「太和島下龍潭中產的苔絲褥子，更不可得。」多材道：「有何好處？」受祿道：「島下氤氳岩，羃龍居之，凡十二年，騰波鼓浪，往朝尾閭峰蚌王一次，大小悉行。土人沒入，彩其苔絲，織成紺色褥子，多則可得二條，少猶不敷一條，平日臥之，與溫涼蓆無殊。惟男女同臥，則苔絲畢張，將身體遮蓋包下，冬不須被，夏不用帳。在下者神張氣溢，在上者神健氣斂，互相上下，終日不勞。」多材驚道：「哪得有此奇珍？」受祿道：「可惜有不足處，每條只能用十二年，過期之後，苔絲便脆朽矣。」轉面與駱燾道：「寡君曾數求於上國，郎大夫重價購之，俱不能得，今憊興與兵，亦多因此。如欲撤兵，須以此許郎大夫方可。」駱燾道：「此物庫藏無幾，寡君曾有賜與庶長，束貯不用，當徐圖之。公子豁達，斷不以微物，而失諸大夫之歡。」受祿道：「能如此，則妙極。可先將蓆具分開，送往兩家，再專人面與二大夫言之。」多材道：「甚善。」不說羅、鐘分頭辦事，且說郎福厚見家人到，呈上暗號家書，細問明白。次日使送往前營，子直先得信，正中其懷，尋思傾冠軍的善策。乃密寫浮石與冠軍的假書，使心腹暗棄於城門口。邏卒拾得，不敢啟視，送到營內，呈上冠軍，子直同在帳內。冠軍拆開看，書寫道：接手覆云云，兵不過嶺，出自台意，願始終堅持，則敵邑感戴不朽。又悉子大夫監軍駕駕，浮金主結營獨鎖，乃皆藉君侯英才，而不信君侯之確據也。智者見幾於未萌，況如斯之已著乎！果能返旆，山請於寡君，悉家撤賦，舉國以從。閱過焚之，聲息無泄。

冠軍看畢，帶笑遞與子直道：「西老兒欲問我君臣，作此伎倆。」子直直接過視畢，正色問道：「先此可曾有書往來？」冠軍視子直道：「反間計何須形跡？」子直道：「如何辦理？」冠軍道：「付之不聞不問為上策，否則奏明耳。」子直道：「軍中耳目眾多，猶須奏聞為是。」冠軍想道：「此書原無關緊要，今與小人共事，若不提明，反多讒謗。」乃應道：「大夫說得是。」即聯名敘出邏卒拾得的表章並原書，同送獨鎖渡。浮金主覽過大笑，付與郎福厚道：「此騙小兒之計也，不像西山、客卿做出來的。」郎福厚看完笑道：「真正糊塗！此事付之淡然便了，何必題奏？可召子直詰之。」浮金主允奏。

次日，子直到營朝畢，郎福厚問道：「此係反間計，誰不知之？」子直道：「直也係如此想法，因見冠軍接書倉惶欲匿，不能始展共看，形狀既異尋常。直同在前營，恐將來或有事故，擔當不起，是以特強之奏耳。大夫未歷其境，毋輕怪也！」郎福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冠軍何因倉惶？」子直道：「而今兵也不練，武也不講，俱付與楊善，惟市恩沽名，終日看受傷士卒藥餌，與前迥異。接得書時，問其如何辦理，彼雲『付之不聞不問』，直意不可，始勉強同奏耳。」福厚道：「我錯怪大夫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於冠軍未嘗輕待，何至負恩？」郎福厚道：「嶺未能過，終難算成功，賞亦不重，今坐得數百里地，比受封如何？況冠軍本是異國人士，又無家室，有何願戀得數百里之地面卻之乎！觀其得城得塞，並不請上授任，隨意委使心腹，其志不無有為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易耳，寡人只言前營進取，必須健將，各處守城，常才可用，另使弁員前往，調回守將。」子直道：「此亦杜漸之法。」福厚道：「韓速忠於為國，實可恃為干城，今既生異心，而復使將服他用之失職懷怨軍校，同聚前營，設變起倉卒，誰得而御之？」浮金主道：「然則惟有去其兵權耳。」郎福厚道：「聖慮萬全，然不可驟削，先可托言召來議事，羈留於此，加子大夫職銜，使統領前營，他自無羽翼，孤掌難鳴矣！」浮金主贊道：「卿等謀慮周詳，何愁拔扈？但各城邑等處俱係要地，可思量保舉才堪勝任者，使往交代。」二人同復道：「臣等於營中遴選奏上，以備取用。」奏畢，退出商量分手。

子直到駕駕城，冠軍問道：「有何政事？」子直道：「即為此書，主上大疑，直與郎大夫再三疏解，已釋大半矣。」冠軍含笑拱別。子直便將素所交接的將士，保舉三十員，郎福厚已選得四十餘員同奏。島主概行錄用，召冠軍來後營計議，並使新員分往，調回各處守將。

不說諸校交代，齊歸駕駕。再說冠軍接召，立時起身；將到梅坪，遇見石逕下騎參見。冠軍俯躬扶起，問道：「汝守獨鎖渡，緣何到此？」石逕道：「奉調交代，帶原軍來前營聽令破嶺。」冠軍道：「前去小心。」及到梅坪，見軍士頗多，想道：「只有步兵五百名，常言同安定把守，如何有許多軍士？」正在疑惑之際，安定同新將軍鳳參見，冠軍問道：「此處何時添兵？」安定道：「今有單鳳奉命帶軍一千來此，暫時把守，命小校交代，帶原兵往前營聽令破嶺。」冠軍吩咐「小心前去」，想道：「這都係偽書之故，城門邊安得有外人遺書？定是子直奸計。且看見主上如何？」到後營朝見畢，浮金主問道：「前日反間書，係從何來？」冠軍道：「巡邏老卒於城西門拾得，臣想遠近俱有巡邏，安得有人到城下遺書？此反間出於雲平嶺，而由於蕭牆內也！」福厚道：「或者駕駕民家，有浮石將士藏於其內，亦未可定。冠軍平日可與百姓交接？」冠軍道：「大夫受問了，不佞何為與百姓交接？況

初得城安民時，曾問素所疾苦，自後並無事故。」福厚道：「或者有怨民，亦恐難料。」冠軍道：「安民之初，立有禁令，凡樵彩時，俱結隊伍登簿而出，人則照數稽查，只有東門許出入。今書在西城，如何怪得百姓！」浮金主道：「莫非軍士們內有與敵同謀者？」冠軍道：「將士皆係知法心膂，何肯為此！」浮金主道：「是此說法，莫非天上掉下來的？」冠軍默然。

福厚問道：「子直可知軍旅？」冠軍道：「不誤國事，便為主上洪福。知軍與否，臣豈敢妄對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固知此任，非冠軍不可。」冠軍道：「未能過嶺，臣實懷慚，有負差遣多矣。請另選賢臣，以免有誤。若係信任子直，臣恐不能有得，必多所失也。」浮金主勃然道：「據冠軍說，此時既無策進取，坐以守之，諒子直亦不致敗事。冠軍且在營中，細籌取嶺善謀，議定再往鴛鴦可也。」說罷回內去了，福厚隨入。冠軍退出外帳，裨將時務這參見，請留居祝冠軍每晨進營，退回，皆在帳中獨坐。時務達供給周旋，頗盡敬禮。這日走近身旁，低聲問道：「將軍拓地七百餘里，所得寶貨若干？」冠軍道：「庫藏皆在冊籍，賞功俱注數目，職掌有人，為將者安得營私！」時務達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正由於此耳。為將料敵，須先知己。朝中有佞幸之臣，不為國憂，盡謀私利，竊為將軍危之。」冠軍道：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為民是保，而利於主。汝未聞乎？」時務達道：「此所以謂經而不權也。小將與將軍同病，前有所見，願道其詳，未知將軍能慎言否？」冠軍道：「汝何為與我同病？」時務達道：「小將蒙燭相國之知，薦為廂軍將軍，因無進奉於郎賊，前日患症，便道小將軀病，不能勝任，另薦彼親刁鵬，降小將守外帳，非與將軍同病乎！」冠軍拱道：「原來係時將軍，有何見教？」時務達道：「豈敢。但所言大有關係。」冠軍道：「如此不必說罷。」起身往外走。時務達挽住道：「將軍莫怪，理應謹慎。然不與將軍言明，早為防備，又恐疏虞，有負燭相國。小將原欲具稟，奈相國性情忌惡如仇，聞事立時發作，不能容忍，是以未敢稟去，惟有說與將軍知，不致落入奸人之手，主上得以全軍而歸，實為深幸。將軍莫怪小將鄭重也。」冠軍道：「出將軍之口，入不佞之耳，發作亦不言聞自將軍也。」時務達道：「如此，小將無憂矣。」正欲開言，忽見前營報到：浮石今晨又有大軍下嶺。正是：謀成去壘非常比，勢敗前營警報頻。

欲知下嶺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